

〔清〕赵烈文撰

能静居日记



[清]赵烈文、撰 廖承良、标点整理

能静居日记

咸丰八年五月—同治元年十二月

岳麓书社·长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能静居日记/(清)赵烈文撰. —长沙:岳麓书社,2013.7

ISBN 978-7-5538-0002-8

I. 能... II. ①赵... III. ①赵烈文(1832~1894)

—日记 IV. K827=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64503 号

NENGJINGJU RIJI

能静居日记(全四册)

作者:[清]赵烈文

标点整理:廖承良

责任编辑:刘文(canghai5000@163.com)

责任校对:舒舍

特邀审稿:王杰成

装帧设计:胡颖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

地址: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47号

电话:0731—88885616(邮购)

邮编:410006

网址:www.yueluhistory.com

2013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960×640 1/16

印张:151.75

字数:2016千字

印数:1—2,500

ISBN 978-7-5538-0002-8/K·347

定价:450.00元

承印: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

电话:0731—88884129

乱局清醒客

唐浩明

二十多年前，我在创作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时，从《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中读到一部名曰“能静居日记”的选录本。一开始我也只把它当作一般性的史料来读，不料越读越对它興味盎然。这部日记文字典雅而流畅，对所闻所见记载翔实且细致，时有氛围描绘和口语照录，能让读者有一种走进那个苦雨凄风年代的感觉。作为一个志欲状摹那个时代的作家，我深感此书的不可多得。

《能静居日记》的作者赵烈文是一个幸运人。他的姐夫周腾虎早年进入曾国藩的幕府，颇受曾氏器重。那时正是曾氏事业低谷的江西年代，他很需要各方面的人才。当听到周荐举自己秀才出身的小舅子时，曾氏立时拿出二百两银子来请赵入幕。赵烈文因此与曾氏兄弟结缘，有幸进入那个时代的最前沿，参与东南战局中的一些核心机密，见证湘军与太平军最后搏斗的惨烈，由此奠定《能静居日记》在近代浩如烟海的史料中的特殊地位。

赵烈文出身于江苏阳湖（今武进县）一个世代宦宦的家庭，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不仅熟读经史，还喜欢研究佛学。或许正是基于这种知识结构，使得他在那样一个动乱疯狂最容易让人心性迷失的年代，能身在局中又有局外人的清醒认识，成为曾氏身边少有的另类幕客。他因此受到曾氏的格外赏识。在从捻战回到江南再任江督的那些较为宽松的日子里，曾氏几乎天天甚至一天多次与赵长谈，谈话的内容既有学问又有世俗，既有人物臧否更有时局评论，赵将这些谈话要点记录下来。这些记录，让我更

多地看到处在私人空间里的曾氏的关注点与情感表露，同时也让我生动地感受到一个乱局清醒客的睿智与深刻。无疑，赵烈文与曾氏的这些私下谈话，是这部《能静居日记》最为引人注目的亮点，也是这部书的最大价值之所在。

让我随手拈出几例来说。

同治三年四月，正是南京前线战事白热化的时候，江西巡抚沈葆楨不听曾氏命令，拒绝将江西牙厘调拨南京，朝廷居然明显袒护沈。曾为之非常生气，对朝廷的这种做法深感委屈。曾氏是一个严于律己的人，面对着朝廷的不公平，他首先检讨可能是自己位高权重，导致旁人猜疑的缘故。他拟向朝廷奏请将江督、钦差两职交出，以示自己不恋位爱权。对于朝廷的作为，赵烈文有自己的看法。他在这年的四月初八写了一篇长长的日记。他回顾曾氏自组建湘军以来的“坎坷备尝，疑谤丛集”，八九年间一直客寄虚悬，甚至咸丰十年的江督之命，也是“朝廷四顾无人，不得已而用之”。赵分析其中的主要原因不是别的，而是“不得内主奥援”，就是说曾氏朝廷无人。赵认为人之性情是“爱己而憎人，喜亲而恶疏”，朝廷中没有得力的自己人、亲信人，则外臣难以成大功。他以明代两个带兵打仗的外臣为例，一为王守仁，因为与兵部尚书关系密切，在江西平乱事业顺利；一个是熊廷弼，事事与中枢不协，结果事败命亡。赵认为处曾氏之位置，责己也罢，求退也罢，都“乃匹夫介士之操，非体国大臣之当守”。赵烈文冷眼相向的清醒，不得不令后世读者佩服。曾氏以清正之身办兵戎之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他赢得后人的敬仰，而作为政坛博弈手，他也常为人们所惊讶不解。公允地说，像曾氏这种人要在一踏糊涂的污泥浊水中成就大业，确乎是难之又难，所以曾氏晚年常常说：“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传万世。”曾氏的成功，的确有很大的运气成分在内。

曾氏终于侥幸成为胜利者。十多年的艰难历程，曾氏究竟是怎么走过来的，他的主要对手究竟是谁，他的胜利又将意味着什么？这些课题，尽管已成为百年来史学界的热门话题，但在当时

一片颂扬声中，一片“同治中兴”的欢呼声中，极少有人关注，更几乎无人作深入探讨。赵烈文开辟这一领域的先河，他曾经当面对曾氏畅谈此事。同治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傍晚，曾氏与赵有过一次长谈。他们从北宋韩琦、范仲淹谈到眼前。曾氏说自己靠自强不息之道“粗能有成”。赵烈文笑着对曾氏说：“师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曾氏的胜利当然靠的是与太平军作战而得来的，怎么这倒成了十之三四，而与世俗文法战却成了十之五六。这在当时，显然是奇谈怪论。

什么是世俗文法？所谓世俗，就是指那个时代的腐败官场、烂掉的八旗绿营、颓唐的士林以及失去规范的社会。所谓文法，就是指种种不符合时代要求的陈腐不堪的规章制度、律令法规等等。时至今日，我们不能不承认世人看到的只是表层，赵烈文看到的才是咸同年间动乱的本质。更令曾氏本人没有想到，也是他不愿意去想的，是赵的下面这番话：“今师一胜而天下靡然从之，恐非数百年不能改此局面。一统既久，剖分之象盖已滥觞，虽人事，亦天意而已！”曾氏的胜利造成了什么局面？这就是后来王闿运在《湘军志》中所说的“其后湘军日强，巡抚亦日发舒，体日益尊”的局面，也就是曾氏所极不愿见到的“外重内轻”的局面，但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规律，非人力所可制止。

正是基于这种透辟的认识，赵烈文成为那个时代极为准确地预见清王朝崩溃的第一人。赵对此分析的那段话极为难得，还是照录最好：

初鼓后，涤师来畅谭。言得京中来人所说，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余云：“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割，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轴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师蹙额良久，曰：“然则当南迁乎？”余云：“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

这段话是曾氏与赵烈文在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晚上的对话。四十四年后辛亥革命爆发，果然清王朝立时土崩瓦解，并无南渡苟延的机会，接下来的是长达十多年的“方州无主，人自为政”。对于清王朝崩溃的形式和日期，以及中央政权垮台后的全国形势，其预算之准确与精密，令人惊诧莫名。具有如此眼光的人，古往今来的历史上并不多见。

这就是曾经真实存在过的赵烈文，他的这些乱局之中的清醒认识就白纸黑字地写在他的日记里。这样的人物，我能不写进我的小说吗？如此日记，我能不细加研读吗？我决定寻找《能静居日记》的全本。

4

全本找到了，是台湾学生书局1964年的影印本，一共有六大册。但当我打开时，却立马遇到极大的困难。赵的日记是用行草体所书，尽管书法流利娴熟，却有许多字令我辨识困难。我想，如果有人来先扫除这个障碍，然后将它排印出来，岂不是给这部日记的读者带来极大的方便吗？但这事不容易做成。首先是准确辨识草书的人不易找到，其次是出版此书的成本太高，出版社作为文化公司不能不考虑经济核算。后来我在台湾遇到一位学者，他竟然主动跟我谈起《能静居日记》。他说几年前，著名历史小说家高阳先生就有整理出版此书的意图。高阳先生想自己来做整理者，他亲笔誊抄了一部分日记。可惜，高阳先生不久病逝，此事中途搁浅。这位学者希望大陆出版界来做这件事，并热情地送我一叠高阳先生亲笔誊抄的影印稿件。拿着这叠稿件，我愈加感觉此事的紧迫。

终于，一向对中国传统文献的整理出版负有高度使命感的岳麓书社决定来做这件事，在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大力支持下，约请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廖承良研究员标点整理此书。廖先生既熟悉相关历史，又有书法功底，他与青年编辑刘文君挑起这付重担，经过三度寒暑的努力，终于使这部重新编排的《能静居日记》全本面世了。我相信，只要是对中国历史文化有兴趣的读者，都可以从中获得多方面的收益：或是更多地了解那个动

乱的时代，或是可以窥探某些高层政治运作的细末，或是从作者的睿智中得到某些启迪等等。一想到这里，我便为之欣慰异常，遂不揣浅陋，写下这篇文章，就算是序言吧！

壬辰中秋于长沙静远楼

凡 例

一、本书以台湾学生书局一九六四年影印出版的《能静居日记》手写本为底本，加以标点整理，简体横排，并增编目录。原书六册，现改装为四册。

二、日记全稿共分五十四卷，卷次标于各卷之首。为方便阅读、检索，现按日记通例，以所记年月为序编排，而将原书卷次以脚注的形式标明，以见稿本分卷原貌。

三、书中除繁体字改简体字，异体字一般改为正体字之外，其中尚多通假字、同音字，并有少量古体字、避讳字，大致仍从其旧，不作过多改动。

四、原稿空缺及不能辨识之字，又底本印刷间有脱漏，而不能确定其为何字者，均以□标示。

五、书中正误以（ ）〔 〕标示，补入之字以〔 〕标示。此外，书中涉及人际交往，或有不知姓名字号，所收信件，或有不明日期，原稿类皆空缺。为使文句通畅，语气连贯，径补“某某”或“某”，不再另作标示。

六、原书偶有书写讹误，或记文窜乱缺遗，以及其他不影响原书内容所作改动、调整者，即于该页出校记简要说明。

目 录

弁言	1
咸丰八年	3
咸丰九年	43
咸丰十年	102
咸丰十一年 ^①	259
同治元年	462
同治二年	617
同治三年	725
同治四年	853
同治五年	960
同治六年	1021
同治七年	1141
同治八年	1233
同治九年	1308
同治十年	1387
同治十一年	1470
同治十二年	1532
同治十三年	1587
光绪元年	1639
光绪二年	1733

① 正文作“咸丰十有一载”，目录及相应书眉以简明计，改为“咸丰十一年”，后面照此处理，不另注。

光绪三年	1787
光绪四年	1845
光绪五年	1906
光绪六年	1954
光绪七年	2006
光绪八年	2057
光绪九年	2112
光绪十年	2157
光绪十一年	2209
光绪十二年	2248
光绪十三年	2293
光绪十四年	2339
光绪十五年	2379

弁言^①

余旧有日记，家常琐屑必登，不辍笔者五载。丙辰秋，奉先淑人讳，哀擗之中，遂废楮墨。今二十二阅月矣，异见异闻，所获颇多，愚钝之质，旋得旋失。每思古人好学之勤，常怀握铅槩以助思忆，故重为斯记，居行无间，比事属品类所得，无者阙之。他日展卷，亦可征一时到诣耳。

① 标题为整理者所加。

咸丰八年太岁在著雍敦牂，吾年二十七岁。

夏五月建戊午

初四日戊寅。晴。

时有沪行，至苏留六姊寓中十三日矣。是日解维，弢甫送余至舟，遂留午饭，后别去。弢将有楚游，同志远别，相顾黯然。未刻舟行，三十里泊唯亭。

《康輶纪行》，桐城姚莹字石甫撰，记使藏中处分喇嘛时事。

卷一：

关外数千里，皆食糗粬，炒青稞粉为之，麦之类也，无米及诸蔬菜。日用市买，皆以物交易，无用制钱者。其最重之需惟茶，蕃食糗粬、牛羊，性皆热，一日无茶则病。

茶凡三品。上品曰竹档，斤值银二钱；其次曰荣县，斤直银六分；又次曰绒马，斤直银五分。此炉城市价也。至乍雅，则三两二钱为最贵焉。

卷二：

钱氏《景教考》曰：《册府元龟》天宝四载九月诏曰：“波斯经教出自大秦传习而来，久行中国，爰初建寺，因以为名。将此示人，必循其本。其两京波斯寺，宜改为大秦寺。”舒元舆《重岩寺碑》云：“合天下之夷寺不足当吾释寺一小邑之数。释寺惟一，夷寺有三：摩尼，即末尼也。大秦，即景教也。袄神，即波斯也。”

今据元舆记而详考之，《长安志》曰：布政司西南隅胡袄祠，武德四年立，有萨宝府官，主祠袄神，亦以胡人称其职。《东京记》引《四夷朝贡图》云：康国今察木多有神名袄，毕国有火袄祠，

疑因是建庙。王溥《唐会要》云：波斯国东与吐番、康居接，西北距拂菻，其俗事天地日月水火诸神。西域诸胡事火袄者，皆诣波斯受法，故曰波斯教，即火袄也。宋人姚宽曰：火袄，字从天，胡神也。经所谓摩醯首罗，本起大波斯国，号苏鲁支，有弟子名元真，居波斯国大总长如火山，后化行于中国。然袄神专主事火，而宽以为摩醯首罗者，以波斯之教事天地水火之总，故诸胡皆诣受教，不专一法也。大秦之教本不外于波斯及阿罗诃河，疑是本者，出则自别于诸胡，碑言三百六十五种之中，或空有以论二，或祷祀以邀福，彼不欲过而问焉，初假波斯之名以入长安，后乃改名以立异。若末尼则《志盟统纪》序之独详。开元二十年敕云：末尼本是邪咒，妄称佛法，既为西胡师法，其徒自行，不须科罚。会昌三年秋，敕京城女末尼凡七十二人皆死。梁贞明六年，陈州末尼反，立母乙为天子，发兵擒斩之。其徒不茹荤酒，而夜聚淫秽。画魔王踞坐，云佛为上大乘，我乃上上乘。盖末尼为白云、白莲之流，于三种中为最劣。以元舆三夷寺之例核而断之，三夷寺皆外道也，皆邪教也。所谓景教流行者，皆夷僧之黠者，稍通文字，妄为之词，非果有异于摩尼、袄神也。

《金石粹编》曰：按西洋奉天主耶稣，或谓即大秦遗教。据碑，有“判十字以定四方”之语，与今天主教似合。然《日下旧闻考》载，天主堂构于西洋，利玛窦自欧罗巴航海九万里入中国，崇奉天主云云。若大秦一名如德亚，今称西多尔其，即土耳其。在欧罗巴南，印度之西，相距甚远，似不能合为一也。莹按：此语迂谬，天主教始自大秦，流行于大西洋耳，今且自大西洋流入中国矣。况自唐至明越千百年乎？碑载大秦上德阿罗本，而唐书《西域传》所载诸国，惟拂菻一名大秦，无一语及景教入中国之事。《唐会要》称波斯国西北距拂菻，则所谓景教者实自波斯，而溯其源于大秦也。袄字从示，从天，读呼烟切，与从夭者别。《说文》云：关中谓天为袄。《广韵》云：胡神所谓关中者，统西域而言，西北诸国事天最敬，故君长谓之天可汗，山谓之天山，而神谓之天神，延及欧罗巴奉教谓之天主，皆以天该之。

唐《传》载波斯国俗似与今回回相同，此碑称常然真寂，戢隐真威，亭午升真，真常之道，占青云而载真经，举真字不一而足。今所建回回堂谓之礼拜寺，又谓之真教寺，似乎今回回之教未始不源于景教。然其中自有同异，特以彼教难通，未能剖析。姑备录诸说，以资博考。

又段成式《酉阳杂俎》载，孝亿国界三千馀里，举俗事袄，有袄祠三千馀所。又杜预注《左传》“次睢之社”曰：睢，受汴，东经陈留、梁、谯、彭城入泗。此水次有袄祠，皆社祠。顾野王《玉篇》袄字音阿怜切，徐铉据以增入《说文》。此是袄教其来已久，亦不始于唐，至宋之末年尚由贾舶达广州，而利玛窦初来，乃谗为亘古未睹。艾儒略作此书，既援唐碑以自证，则其为袄教更无疑义。乃无一人援古事以决其源流，遂使蔓延于海内。盖万历以来，士大夫大抵讲心学，刻语录，即尽一生之能事，故不能征实考古以遏邪说之流行也。

《澳门纪略》曰：三巴寺僧削〔法〕〔发〕披青、冠斗帽习教者，同法王自大西洋来，蕃酋无与敌体，龙松庙僧亦削发，有尽削其发者，有但去顶发者。其书所云“五经十诫”，大都不离地狱天堂之说，而词特陋劣。尝寻求其故，西洋诸国由来皆崇佛教、回回教，观其字用梵书，历法亦与回回同源。则意大利之教，当与诸国奉佛、奉回回者无异。特其俗好奇喜新，聪明之士，遂攘回回事天之名，而据如来天堂地狱之实，以并行其说耳。此论未确。事天，婆罗门佛未出前已有之。天主教在天方前，非攘回教也。

蕃俗重女，治生贸易皆妇主其政，与西洋周计人户以妇为主。蕃人役重，故兄弟数人共妇以避徭役，后遂成俗，亦可哀也。此言乍雅、察木多等地。

卷三：

前后藏通称唐古特，皆唐时吐番之地。以近天竺，故皆崇信佛教。明太祖勤求安边之道，知不可不因俗为治，故授八思巴之后为大国师，乌斯藏僧为灌顶国师，并赐王印。永乐中，复封番僧为大宝法王等，凡八王并给印诰。

宗喀巴创兴黄教，西域以迄蒙古皆崇信之。其法以当住轮回，不迷本性，教化众生。然宗喀巴遗嘱二弟子，亦止令达赖转世六次，班禅转世七次而已。此则宗喀巴，实是权教菩萨。

卷五：

达赖喇嘛六岁学经，七岁受小戒，即学禅坐不令卧，有金印玉宝，文曰：敕封西天大善自在佛、统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拉怛喇达赖刺麻之印宝。

卷六：

6 四川获青莲教匪李一沅及其党郑子青六十余人，称在湖北与陈汶阳设坛请无生老母降箕，令其传徒，录有绫书经句，十报十忏、三皈五戒之文，称弥勒转生，朱家总教主朱中立在湖北又号八牛教，分排次第一等曰内五行，为陈依精、彭依法、林依秘、葛依元等，在湖北传徒。二等曰十地，在川陕各省，掌教李一沅掌四川陕甘为一地。三等曰一百〇八盘，分至九省传徒。右见邸抄。搜甫曾见教书一本，妄名《法华经》，系明时一教匪头匿某内监家三年造此，语皆鄙诞，如小唱《攒十字》之类。有“我不愿，我不愿”数十，末云：“我只愿，兄弟门平平安安。”据此实今时各邪教之祖。其书中又有“真空家乡，无生父母”之语。后人遂又脱出“无生老母，为伊教宗主”。愚民失业，迷而不悟，可哀也夫。

宗喀巴名罗布藏札克巴，生于永乐十五年丁酉，幼而神异，精通佛法，在大雪山修苦行，《穆隆经》其所造也。《穆隆经》即摩罗木，译言攒诏，盖达赖喇嘛所诵经也。初学经于红教，修行既成，遂立黄教。达赖，宗喀巴大弟子也。班禅，二弟子也。达赖弟三辈名索诺木嘉木磋，即《明史·乌斯藏传》之琐南坚错，能知已往未来事，称活佛。自甘州遗书张居正，称释迦牟尼比丘求通中国，由是中国亦知有活佛，诸蕃莫不从其教，即大宝法王及阐化诸王亦皆俯首称弟子，诸蕃王徒拥虚位，不复能施其号令矣。

补记初二日。

在宋于庭先生翔凤席间晤徐稼甫，立方。诚朴之士，向奉净业。次日来访，偕候汪石心正于大儒巷，亦净业弟子，好读理学诸书，